

# 深入紅東歐裏(下)

樂恕人

##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野史

「不要紅色的布達佩斯！」

「不要紅色的匈牙利！」

我們既已到了布達佩斯，即已到達地理學上的「巴爾幹半島」，也是進入了國際政治上為邱吉爾譴責為「鐵幕」所籠罩着的東歐。

於此，我不能不稍贅筆墨，來說明這一個在歷史地理上和國際政治上不平凡的區域。至少一個輪廓式的追溯，太有其必要。

幾十年前，我在小學上地理課，老師和書本上，就教過我們說：「巴爾幹半島是『歐洲的火藥庫』。」

為甚麼？因為這一個半島上，地形複雜，種族衆多，信仰歧異，國家不少；同時，它又受到列強的爭奪和侵擾，諸如前有土耳其、帝俄、奧地利和英國等；後來又多了納粹德國的侵入和蘇俄的反擊等等。

上古史不必去談，及至近代，二十世紀初期「巴爾幹戰爭」先後三次爆發，主要的變化是以希臘為主，把強國土耳其趕出了歐洲的地圖。

維也納會議後，德國取代奧國在中歐的優勢

；同時，俄國以「大斯拉夫主義」的號召，對巴爾幹積極活動，企圖侵入。繼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九一四——一九一八）除希臘保持中立，未受到戰火波及外，因土耳其加入以德奧為主的同盟國，於是整個巴爾幹半島又一度淪入德奧土等同盟國的佔領中。

大戰結束，以英法美為首的協約國戰勝，同盟國德奧土失敗，中東歐就出現不少新國，巴爾幹半島外的北端，捷克建立；但最重要的是半島上出現了一個不尋常的國家——南斯拉夫。

### 巴爾幹半島新局面

再二十年後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先後擊敗歐洲的納粹德國與亞洲的日本帝國主義，而且空前地迫使德日兩國無條件投降。然後，巴爾幹半島上，展開的新局面成為：

南端的文明古國希臘、西岸的南斯拉夫和最小一國阿爾巴尼亞是「被解放國」；北部的匈牙利、東部的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曾被德軍挾持共同作戰，被列為「被佔領國」。

當然，由於歐洲東戰場是由蘇軍打的勝仗，這一帶自在戰後就成了蘇聯的勢力範圍，由蘇聯

建立了她計劃中的「衛星國」。

大戰後造成如此的局面，說來話長，但又不能不簡單提上一提。

原來，在大戰期中，同盟國在反攻納粹德國的戰略上，美英蘇三國之間的謀略並不協調，即令美英之間，也為了「開關第二戰場」曾有過爭論。

英國首相邱吉爾是站在世界政治家的立場，也是為了英國本身的利益——比如英國和希臘有着歷史文化、經濟，甚至皇室姻婭的特殊關係——他在有名的「德黑蘭會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中和美國羅斯福總統

、蘇聯總理兼大元帥史達林的會商中，邱吉爾主張在南歐方面，最好從希臘一帶登陸巴爾幹，並取得土耳其的合作等等……美總統則堅決反對英國所提從東南歐進攻德軍的戰略計劃。羅斯福總統接受參謀總長馬歇爾元帥（五星上將）的建議，反對由東南歐，特別是從巴爾幹方面用兵。馬歇爾是純軍人，他根據西方兵學權威克勞塞維茲的金言名論：贏得戰爭的勝利，是以最迅速而犧牲最小的原則，擊潰敵人的主力，爭取到最高

的戰略目標。因此，馬歇爾建議羅斯福反對從東南歐巴爾幹地形複雜、進攻困難、有利防守的區域「開闢第二戰場」，所以後來才決定了在法國諾曼第一帶登陸。這一戰略的決定，當然正為蘇聯所贊同，因為她可以反攻東歐據為己有。

雖然馬歇爾的建議為羅斯福接受而成功；但邱吉爾在自私為裏，國際為主的憂慮也並沒有錯。他曾嘆息過，認為如果從西歐「開闢第二戰場」，那麼，蘇聯從東方反攻，打勝了以後，中東歐將會是蘇聯的天下了！

用最簡略的概要交待完畢，再重提我們採訪匈國政情，特別是「鐵幕」後最早的一次「自由選舉」的經歷。

匈牙利被納粹佔領期間，一切政黨被禁止活動，只有投機分子所組成的納粹黨，作了德軍的應聲蟲。一九四四年十月蘇軍佔領匈國後，一切政黨冒出地上，尤以共產黨在蘇聯佔領軍的扶植下，勢力膨脹起來，居然在黨員人數上佔了第三位。其他是保守革新的勢力，小地主黨佔第一位，民主社會黨第二，農民黨第四。

臨時政府的主席雖然是一位無黨派的舊軍人，可是財政部、工商部等重要崗位的部長，全是共產黨人。匈牙利民族是以馬札兒 Magyar 族為主，是古匈奴的一支，但其中竟有猶太族，而且同樣是操縱着經濟的主要力量。

十三世紀初葉，蒙古人的鐵蹄曾經踏破了匈境，十七八世紀，帝俄興起，對匈國壓迫欺凌。十九世紀匈牙利變相亡於奧地利，合併而成「奧匈帝國」。一八四八年匈牙利獨立革命，帝俄又

乘機入侵，致使匈人革命失敗。第一次大戰恢復獨立，第二次大戰中又先經德國佔領，再經蘇軍統治，開進「鐵幕」。在縱橫錯雜的國際關係中，匈牙利人民對蘇聯的仇視，是有其歷史背景的。

### 匈首都選舉的行動

十月六日，也就是匈國首都布達佩斯市選舉的日子，我們正趕上「鐵幕」後初次舉行的「自由選舉」。匈國全國大選則在一個多月以後。街頭上，熱鬧非凡，各個政黨出動了宣傳車，到處貼標語，散發傳單。

正好，那一天是美軍代表團團長 General Key 五十六歲的生日，分別在官兵兩個俱樂部開酒會。英美法軍事代表團以美軍人數最多，官兵約有一百五六十人。我初則以為何必弄兩個俱樂部，繼則明瞭自有其道理。

我們應邀先參加軍官俱樂部，再參加士兵俱樂部。

軍官俱樂部來了英法軍官及匈國政要多人，獨不見一位俄國軍官；後來發現雙方儼成兩個壁壘，互不往來，除了開聯席會議的時候。

我在「中印緬戰區」(CBI Theatre) (美國自劃的美軍軍區，與盟軍無關。) 好幾年，對美國將領和官兵有深切了解。這位少將，也是一位標準的美國人，大家一見如故。對我們的參加，特別親切高興，當眾宣佈：

「這兩位先生，來自重慶，讓我們為他們的國家乾杯！」要知道，當年的「重慶」，威名振全球，是英勇、堅毅和自由的象徵！

再到士兵俱樂部，就沒有外賓，只有美軍官

兵同樂，似乎每一個官兵都有一個匈牙利的女伴，將軍的賀詞又不同了，他大笑著說：

「同盟國和他們的漂亮的女人，萬歲！」官兵們一片歡呼亂叫，和諧興奮到了極點，我們也同樣和官兵們敬酒、歡談。

十月六日週末晚是市選舉投票的前夕，大街上萬人空巷，人潮如湧。蘇聯的交通指揮換上了男兵維持秩序。先來了聲勢最大的小地主黨的遊行行列，估計共有三萬人上下。兩旁行人道上，站滿了旁觀的民眾，連臨街大樓上的窗口也擠滿了人。

遊行行列高呼口號：

「不要紅色的布達佩斯！」

「不要紅色的匈牙利！」

街旁成千成萬的觀衆，也熱烈地響應着高呼

「不要紅色的布達佩斯！」

「不要紅色的匈牙利！」

幾萬人的呼聲，真是驚天動地，我們站在街旁竟至把兩耳用手堵上，可見那一陣高呼，是何等的激昂，動人心魄！

一小時後，共產黨的遊行羣衆來了，約莫只有二三千人，他們也在高呼口號，但所經之處，兩旁觀衆不是響應的歡呼，而是異口同聲的絲絲噓聲。

當晚，另外一次動人的場面，也為我們所目擊，我運用當地買的德國 Leica 名牌照像機，拍取了歷史鏡頭。幾千反共的遊行隊伍，湧到美軍代表團門口，要求 Key 將軍出來講幾句話。週

末晚上，只有值班的上尉很興奮很感動地說話了：

「親愛的匈牙利朋友們！祇要你們有勇氣和決心爲自由獨立而奮鬥，你們一定會達到目的。」

經過翻譯，羣衆鼓掌歡呼，歷時幾分鐘不停。還有少數青年，跑過去把上尉抬起來，在空中拋上拋下！

第二天是禮拜日，街頭冷清清的，只有各處投票所在盟軍人員的監視下，排起長龍依次投票。連着幾天天陰小雨，那天放晴，所以投票率很高。第二天選舉結果即行揭曉！

共產黨和民主社會黨合作，只贏得市議會百分之卅的議席，小地主黨一黨即佔有百分之六十，餘爲農民黨和獨立人士。民主社會黨選舉策略錯誤，不應和共產黨合作，使原有的選票都改投給小地主黨，可見匈國人民的反共心理了。

勝利後，又有幾千人跑到美軍代表團門口，他們高舉着「紅白綠」的三色國旗，重新大叫「不要紅色的布達佩斯！不要紅色的匈牙利！」並且又增加了口號要美國及西方民主國家，親善合作。

我們離開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後一個多月，匈牙利大選出現了同樣的結局，三十萬蘇聯大軍佔領着的匈牙利，經匈國人民英勇果敢地選擇了自由。

可是，一年多以後，當我在紐約工作期中，新聞號外傳出了匈國共產黨在蘇軍的刺刀後援下，奪取了政權，成立了納吉的傀儡紅色政府。美

英法對蘇聯抗議無效，匈牙利變成了蘇聯的衛星國。

到了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人民爆發了反蘇的行動，蘇聯動用武力，以坦克大炮鎮壓，推翻了想走「鐵托路線」的納吉政權，重建了一個唯命是從的奴隸政府。千千萬萬的匈牙利反蘇人民，犧牲在蘇軍的槍彈之上。

強權獲勝了二十幾年，可是今後呢？總有一天，我相信愛好民主自由，憎恨世仇俄國的匈牙利人民，還會加入人類反蘇反共的總決鬥中！

### 幾個輕鬆愉快的時光

匈牙利市選後的四天當中，我們完成採訪報導，也有過輕鬆愉快的日子。

帶幾個匈牙利姑娘去跳跳舞，那是應有的享受。但出乎意外地，來了一個姓張的華僑，樣兒是混血種，看似很神氣，很活躍。他說祖國是五強之一，十月十日是國慶節，是抗日勝利後第一次的國慶佳節，不能不慶祝紀念一番。經過我們商量，由我們在美軍方面弄些洋酒洋食，他去邀約市長、議長、電影明星來參加盛會。他說在匈京做貿易多年和各方面混得很熟。

當晚，在一處旅舍的大廳內，懸掛起中國的國旗和蔣主席的玉照，市長、議長、議員、男女明星，竟然來了三四十人，我和捷元兄以主人身份，款待嘉賓，狂歡了一晚。

張君還請我們帶着匈牙利姑娘去吃了最有名最道地的匈牙利餐館，那一道匈牙利牛肉(Huhn-Barian Gurnash)的名菜，實在大有中國紅燒牛肉的風味。

匈牙利民族中主要的馬札兒族是古匈奴的一支，後來又經蒙古人西征，帶去了漢文化的薰染，有一部分神話、傳說、風俗習慣，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漢化」。紅燒牛肉不成問題是這種關係呢。

那時匈京還有怪事，本國貨物充盈之外，還有的是德國的工業品，特別是望眼鏡和照像機，據說是戰時德國運到匈國，換取肉類食糧的。不但店舖中有的，還有人手提皮包，在街頭專找穿美軍制服的官兵兜售。我和余兄也成了對象，我買了四架不同的像機，後來回到倫敦得意洋洋。被當年官拜中宣部倫敦辦事處主任即在大使館掛了參事頭銜的葉公超先生看得「眼紅」，情商照低廉原價分讓一個。經我慨然以蔡司伊康的自動攝影機「割愛」分讓，他大爲高興不已。

### 恐怖赤都柏爾格萊德

#### 難尋到南斯拉夫正路

順利完成匈牙利的採訪工作，十月十三日辦好一切到南斯拉夫的手續；第二天一大早，我們三人又踏上征途。

一出布達佩斯，遇上三岔路，路段不好，條條大小相同，又無路牌，一連問了幾個匈牙利人，好容易才找到通往南斯拉夫的正路。

巴爾幹方面，天主教的勢力相當大，狹窄的柏油大道旁，隨處可見石頭小屋，約有兩英尺見方，內裏供着「聖母像」，或是耶穌基督釘在十字架上的石像。我一面看，不由得想起中國鄉村小橋流水旁的土地廟，供養着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的情況。這一帶農村，在南斯拉夫境內後，

又愈發顯得貧瘠。田地上觸目可見的，多半是玉蜀黍結實纍纍的風光，平疇並不廣闊，兩旁遠處是起伏的丘陵地帶。比起在西歐英法荷比各國所見的農村風光，迥然相異。富庶與進步，判若兩個世界。

在南甸邊界上，南國警衛有二十幾個人，一見我們是中國記者，咕嚕幾句，大夥兒全笑逐顏開，圍了上來，拉着我們一起拍照。又唱又笑，顯得非常友好而愉快，雖然他們的哈噠布軍服，顯得破舊髒爛。這和以後在南國首都柏爾格萊德所見的手持衝鋒槍的衛兵，以及不少一望而知是特務人員對我們身着英美軍服者怒目敵視的情形，完全兩樣。

在快要到南國首都前一小時，我們停車抽香煙休息，迎面來了一輛美式小轎車，突然停了下來，走出一位身着軍官制服的老人和一位老太太、一位年輕的小姐。他很親切地走過來和我們拉手，自我介紹是 Mr. Patterson，是美國派駐南國的大使，然後再介紹他的太太和女兒和我們三人握手，我們也自我介紹了一番。司機是一位海軍少尉，美大使叫他下來和我們相見，他說他們是星期天出來郊遊渡假的，非常高興遇上盟邦中國的隨軍記者朋友，前來萬里外的巴爾幹採訪。他立即關照那少尉，用無線電話，同美國大使館聯絡，要他們好好接待我們。

分手以後，我們直放柏爾格萊德，路上遇見一隊南國士兵，約有一百多人，高舉南國紅白藍三色，中有紅星的國旗，和他們領袖鐵托的畫像。他們走着整齊的步伐，口中很有節奏地叫着：

「鐵托，鐵托。」

### 德軍戰俘默默服役

記得途中曾經渡過多瑙河，沒有橋樑，只能坐輪渡船，我們看見好幾十名德軍戰俘，不言不語，靜靜地在河邊埋頭工作，修整河堤。看到我，毫無表情，望望之後，又埋下頭去。

我們在戰後歐洲所見的德軍戰俘，和一般人在電影上或紀錄片上所見的德軍官兵，完全不同。一般人總認為德國軍人又高又大，頭戴鋼盔，雄赳赳，氣昂昂。但是我們看到的戰俘呢？身材中等甚至還有小個子，年紀只不過二十上下。

其實不足為怪，原來德國經過五六年對蘇聯和英美等國作戰，犧牲慘烈，正式部隊死傷極重，連後備兵及新徵的士兵都捲入戰場，素質當然不能和開戰的最初二三年相提並論。

還有一項見聞，頗為有趣，途中又遇上幾次蘇聯的交通兵隊，趕着馬車，載着糧食，懶洋洋的躺在上面，緩緩而行。其中有些士兵，還是東方面孔，蒙古臉型，那自然是蘇俄聯邦中有少數東方民族的士兵，年紀很輕，也不過二十上下。當然大戰中蘇聯也犧牲慘重，傷亡過多，補充的新兵，和德軍一樣軟弱。其中有好些士兵，望見我們倆個東方黃面孔身着美軍制服，也投以奇異的眼光，而且還瞪着眼傻笑，流露着一片天真的表情。

匈南二京距離多遠，也不復記憶，早發晚到，途中還休息了好多次。

### 赤都景象完全走樣

進入柏爾格萊德，景象完全變了，整個形勢

氣象，稍遜於布達佩斯，而且建築物都很陳舊，那一處中央長方形廣場，也並不寬闊。彷彿依稀，有如紐約中心的時報廣場，只不過四周的高樓大廈，遠不能和時報廣場相比。

可是，它留給我的印象却很深刻。整個京城可說是紅色的點綴，除了藍白紅三色國旗（法國的三色是直的，南國是橫的，戰後在中間白道上多加了一個大紅星而已）。最多的裝飾是紅星，紅旗紅星是不但點綴在政府機關、社團，甚至商店櫥窗，也貼滿掛滿了紅星。而且大多數地方，全有兩張畫像，一張史達林，一張鐵托，相等並列。

### 鐵托主義撕下史廩畫像

那時期，正是蘇聯和南國的「蜜月」期間，後來鐵托在一九四八年和史達林開翻，大膽而英勇地走上了世界史上有名的「鐵托主義」路線。聽說全國拆下史達林畫像，鐵托一像改懸正中，其他一概原封不動。

南國在戰爭中，遭遇納粹德軍的蹂躪，一切被慘重破壞，工廠、農村、水利、學校……真到了百廢待舉的地步，艱苦異常。

大戰期間，南國不但要對付德軍，而且還有相當程度的「內亂」，甚至可以說是「內戰」。

本來，鐵托是一個老共產黨員，一九二〇年在南國入黨，一九三八年南共改組，他就成爲領袖，原來他出生南奧邊境地帶，在第一次大戰中被徵入奧軍，後被俄軍俘獲，旋又被釋放。討了個俄國太太，回到南斯拉夫才加入共產黨的。第二次大戰中，蘇聯自然扶植他，但同時，英國却

另外培植了一個領袖米開諾維祺。

美國反對邱吉爾所建議在巴爾幹一帶「開闢第二戰場」後，就註定了蘇俄計劃成功，英國計劃失敗。但在那幾年當中，鐵托的游擊隊和米開諾維祺的隊伍，既要對付德軍，同時又要自相爭奪，國家人民所受的災害，就可想而知了。

## 鐵托和「親密的戰友」

### 親密戰友而今安在

我們到達之日，西方盟國記者已經趕到了二十三人。

自然，我們不約而同的，都想單獨訪問鐵托；事實上當然不可能。退而求其次，要求鐵托舉行一次「盟國記者招待會」。可是，南國情報部的新聞官員，向大家很坦白的致歉表示，鐵托元帥從來不接見新聞記者——這和他那時期的「親密的戰友」史達林同一作風——而且他恰巧又不南國京城。傳說他秘密去訪問莫斯科，事實上他去了某處山岳地帶，親自指揮剿滅米開諾維祺的殘餘勢力。（一年後，我在紐約工作，美國報紙大發號外，報導米開諾維祺在被生擒後正式經法庭審判，以通敵賣國罪，被槍決的大新聞。）但盟國記者全知道十月二十日是柏爾格萊德解放一週年，南國朝野既要盛大慶祝，鐵托當然會回來親自主持。所以大家盼望至少要有出席各種慶祝會的採訪權利，最少也可以「瞻仰」一次舉世聞名的鐵托元帥的「真面目」。

多謝美大使 Patterson 邀宴我們二人，又替我們安排去拜會情報部長。他的大名在我的日

記簿上是空白，當時忘懷未能記上，我僅記載着他沉默寡言，一問一答，或問而不答，絕不多說一句話，雖然談不出一點名堂，但他問我們有何要求，儘可能安排，我們深知訪問鐵托既不可能，只好退而求見鐵托的左右臂，南國的第二號「強人」，副首相吉拉斯 (Milovan Djilas)。

同時，他的新聞聯絡官 Mr. Baum 却和他相反，極為熱心親切，是我們在南都所遇唯一有好感的官員。由他聯絡好，拜會了國會副議長，和「南斯拉夫共產黨」領袖——其時南國各左傾黨派組成「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 而以共產黨為領導，到了我們走後一個月，國民陣線改組成為「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League of Communists of Yugoslavia (簡稱 LCY 直到如今)。——這位共產黨領袖年紀已經七十多了，和中東歐許多國家的共產黨領袖一樣，許多是老頭兒，可以看出共產主義在歐洲蔓延的歷史相當悠久。這老頭兒資歷較鐵托更深，他是名義上的主席，實際上當然權柄完全在鐵托一人身上，而且不僅是黨，就是軍政也集於鐵托一身。

那位共產黨老頭能操簡單英語，並且對我們說他曾學過中文，他立即以鋼筆寫出他的中文大名「墨沙加比德」，五個字只寫錯了一個德字，我們頗為驚訝，他當時也極為得意。

先談到國際政治，他率直表示：南國是獨立自主的，並不受蘇聯的管制，而且還決心和西方同盟國家建立良好的關係。這和以後我們訪問南國電訊社的同業時，他們也同樣強調南國絕不是蘇聯的附庸，南國和蘇聯的關係，也正相同將和

西方英美各國一樣。

### 自尊心理普遍深厚

從這些態度上，我們早已察覺南國的獨立自尊心理，早已很普遍深厚。三年後鐵托受不了史達林的控制欺壓，毅然翻臉對抗，原來是不可避免，勢在必然的。

十月十八日上午十時，我們在南國的中央政府大廈內，會見了副首相吉拉斯。出乎意外，這位面孔像蘇聯名外交家莫洛托夫（二次大戰前後，擔任過長期外交部長，死後才由現任的葛羅米柯繼任）的南國政要，鐵托的「親密的戰友」，只不過三十幾歲的人。他的風度和學養，在南國那批搞黨政的領袖裏面，據說是數一數二的。（正因為有此，後來他和鐵托鬧翻，在失去自由的期中，寫出了一本轟動世界的名著「新階級」，New Class 把共產黨當權以後的各種官僚面孔和行爲，批評得體無完膚。）

吉拉斯副首相沉靜安詳，談各種問題有如教授講課一般。他除了一樣強調南國在國際關係上的獨立自主外，特別表示要和西方盟國中的美英二國親善友好。他認為英美在歐洲和世界上，仍然是維護和平的重要國家，如果不和美英合作，很難得到和平。

他並不提起蘇聯，而強調美英，言外之意，可想而知。

對內政上，承認一切在戰爭中破壞，重新建設，困難重重，但他們有信心克服，重建起新的南斯拉夫。在那時最短缺的是食糧，只有蘇聯接濟一點。

很佩服中國英勇抗日

談過了外交和內政，他忽然向我們展現不輕易流露的微笑，親切地說道：

「大戰期中，我們全國很佩服也很同情中國的英勇抗日，迫切期望中國能够擊敗侵略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同時，我們更敬佩你們的游擊戰術，我們對德軍的游擊戰，就是效法中國人民的。」

我們一聽話中有因，連忙透過新聞官 B. B. 用英語向他表明，大意是：

中國抗日八年，其中最重要是政府正規軍所作的運動戰、陣地戰。我們有幾次大會戰，如上海會戰，臺兒莊會戰、大武漢保衛戰等等，我們每次所使用的兵力在七八十萬；而且還派遣過三個正規軍，到緬甸協助英緬作戰。游擊戰我們也同時採用，但抗日的最後勝利絕不是靠了游擊戰，和貴國抗戰的情況大不相同。

吉拉斯自然聽出了我們的本意，他微笑着頻頻點頭。好在他不會談到「國共內戰」的事，要不然，恐怕訪問會變成辯論了！

當天下午，我們出席了「國民陣線」書記長兼財政部長的外國記者招待會，會場中便衣特務十幾個，等於「監視」我們二十幾個盟國記者。我們同業，看得出有美英法蘇等國的國民，亞洲人只有我和余兄二人。

英記者大罵「該死的鐵托」

這位身穿軍服的中將，不談財政，只對我們介紹了「國民陣線」的過去和現在。南斯拉夫民族極其複雜，黨派也不簡單，當然共產黨是領導

黨，其他點綴綴而已。關於介紹南國民族、宗教、黨派、政府組織的專書專文，坊間報刊有的是，本文從略。只談談當時發生的事情。

余兄發問了，問他當天早上為何有一家「反對黨」的報紙被人焚毀？他談說不知道。另一位美國記者站起來大聲說他親眼看見。

這時，站在我們四週的便衣特務怒氣沖天，口裏亂嚷好像要動手把我們趕出去似的，一時氣氛緊張，秩序也亂了起來。中將宣稱招待會結束，大家——除了蘇聯兩位記者外——怨言怨語，走出會場。

順道參觀了一處南國抗戰攝影展，當然滿目恐怖淒涼；不過，影展硬把米開諾維琪一派貶成與納粹合作的好細罪，外國記者們全都不能同意，尤其是英國記者看時出言大罵 God Damn TITO! (該死的鐵托！)

余兄和我商量，他說，你看我們走在街上，處處有特務跟踪，街道樓下，手持俄製衝鋒槍的士兵，對我們怒目仇視。真他媽的大不痛快，走！不參加他們後天舉行的柏爾格萊德解放一週年，也不想看鐵托的長相了。

我勸他冷靜，還是參加了他們慶祝會再走吧！多任一兩天又有何妨呢？何況我們是記者，又不是外交官，不必「退席」「退場」以示「抗議」！可是余兄怒氣沖天，堅持非走不可，他要我決定和他一起走或是單獨留下。我再三勸他不住

只好爲了不傷和氣，同時更爲了僅有的吉甫車，決定一起先回布達佩斯，經維也納再轉巴黎。新聞官 B. B. 聽說我們要走，大出意外，很

着急很懇切地婉勸參加慶祝會後再離開；可是我們仍然堅持，他只好非常失望歎咎地爲我們辦好了通行證。

請你向世界宣佈鐵托是奸賊

就在十九日的早上，出發早餐前我小立在美國大使館門首，抽着香煙東張西望。突然，一個身穿黑衣的老婦，從斜刺裏走了過來，她四下一望，無人在旁，居然用不太流利的英語，問我不是美國軍官？我回答是中國記者。

她更走近了些，嚴肅地低聲向我說：

「請你向全世界宣佈，鐵托是奸細 (TITO is a Traitor)，他是史達林的走狗。我們南國人現在好苦，沒得吃，沒得穿，還不敢隨便講話……唉！先生。」她嘆了一口氣，又四下一望，匆匆忙忙地消失在我們的視線裏。

早餐後，我們中美三夥伴，又坐上吉甫車，從原來的道路，飛也似的向布達佩斯開去。

我在走過中央廣場時，對那一片紅旗，無數紅星，投一瞥遙望。最後自然再瞪了史達林、鐵托那兩幅大油畫像一眼。

「你們哥兒倆永遠會並肩立在一起嗎？『親密的戰友！』」帶着一團疑問和譏笑，我猛抽着「好運道」(美國的名牌香煙)之 Lucky Strike (香煙，脫出了那一座永生不會忘記的恐怖的赤都——柏爾格萊德！

訂閱「時代文摘」「中外雜誌」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